

敦煌本類林與我國文學

川口久雄 撰 郭自得 譯

一、在中國的通俗私撰類書及對我國文學的影響

大江匡房對木工助敦隆談首陽二子的話，出在「江談抄」。

匡：「首陽二子之中，你認為誰較廉潔呢？」。

敦：「只知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二子，至於你問誰較廉潔，實不知情」。

匡：「似乎伯夷較為清廉。據說天為試彼等之清廉，而與兩隻白鹿。叔齊因不耐饑餓，心想欲吃其鹿，鹿知其心，而突然消失無踪」。

匡房經由什麼途徑而知此話，是有問題的。中國史書，全未見過。然而，名古屋真福寺所藏的天平寫本「瑠玉集」卷十二感應篇第四：

伯夷乳生鹿腹 燕丹角出馬頭

這一六言的對句，有如下的註：

伯夷，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與弟叔齊俱讓其位而歸於國。見武王伐以為不義，遂隱於首陽之山，不食周粟，以薇（薇）菜為糧。時有王糜子往難之曰：「雖不食我周粟，而食我周水，何也？」伯夷兄弟遂絕食七日。天遣白鹿乳之。逕（經）由數日，叔齊腹中私曰：「得此鹿兒噉之，豈不快哉！」於是鹿知其心，不復來下，伯夷兄弟俱餓死也。出列士傳。

這前半段王糜子之事出在空海的三教指歸「誰致糜子之責」，而後半段的話似乎與江談有關連。上述列士傳這部書，雖不詳其所在，也許匡房是從瑠玉或類似的書中引用此話者。

據山田孝雄之說，萬葉卷三「太宰師大偉卿讚酒歌十三首」中云：

中々人跡不有者酒壺二成而鴨酒染嘗

意即：但願不要做人，而變成酒壺，如此便可以浸潤在酒中——這首歌可能是依據瑠玉集嗜酒篇中，鄭泉所說的話而創作者。既然天平寫本現存我國，此說也不能棄之不採，山田博士謂此書是「和漢文學史上，立於樞要地位者」。而在這瑠玉所引用的書中，引用著在中國早已佚失之珍籍的多數逸文，這是正為中國諸學者所摘錄者。其中之一的「類林」這部書常常

被引用。日本見在書目錄雜家部有「類林五卷」，但連博識的狩谷掖齊在其證注稿中，也未曾對這類林提及一言。

匡房說話的對象，木工助藤原敦睦是他的歌友。其上司木工頭乃是歌人源俊賴。他蒐集了元慶玉永久的和歌作品編成「和歌類林」三〇卷（今佚）。這書名襲用了類林是值得注意的。

同樣在政院期，藤原放基編了「柱下類林」三六〇卷。柱下乃內記的唐名，是負責草擬詔勅的官。源經信似乎也加以利用，而在師記略稱「開見類林之處」。今天還存其殘卷。又藤原通憲撰「法曹類林」七三〇卷，現有殘卷四卷存於金澤文庫。也許當時「類林」被視為方便的類聚者而通行，因此仿效其書名者便陸續出現。

類林在中國書志與我國文獻裏，都是杳如黃鶴，消息不明的。其內容如何，都不出推測之域、因在敦煌資料中，出現了這殘卷，所以擬作概略的介紹，而就教於大方。我是一介國文研究者，在閱讀國文學作品時，常常出現中國的事情，不得不查考，因而借重於藝文類聚啦、瑠玉集啦、官撰、私撰類書之類，這些中國智識的典庫。在敦煌資料中，也發現不少與源氏物語，秋草子及今昔物語集等，內容有關連之無名的類書殘卷，茲從這關連進行調查。

類書這東西本來與文學創作毫無關連，而毋寧是有害的。這是詩人聞一多的話。誠然，某種類書，是韓柳想超越的四六艷藻之古典文體的末流、毋寧成為真正的詩及文學展開的阻礙。然而，為了斬斷根深蒂固地殘存於東亞漢字文化圈全域的，浮華艷麗的殘像，不得不考查類書，又類林、瑠玉集這些通俗私撰的類書，包含了在民間傳承的多數說話，所以對考查民眾的精神展開，也非無用處。

二、敦煌本類林（P二六三五）的出現

敦煌本類林是伯希和教授所將來者。卷首已破損，始倉頡（譯者案：本文作者原作「去爲」，下文「葛長民」原作「長者」，茲逕改）、史蘇、李斯等，終葛長民、索靜。這是攻書門的部份。接著並未空一行而直接列其項目

類林卷第九

善射 壯勇 音聲歌舞 美人

其次是：

善射第卅三

羿 甘蠅 飛衛 養由基 婁煩 李廣 王濟 魏舒

將所收的人名揭載，其次以「羿者…」而進入記事本文，在末尾註明其出典書名，如「出××」。經整理其內容卷次及記事的結果，首部卷八，能書第卅二，殘存記事是倉頡以下十六則。其次卷九，善射第卅三，羿以下八則。壯勇第卅四，共工以下十三則。晉聲歌舞第卅五，師涓以下十五則，美人第卅六，末嬉以下十七則（目次雖有二一則，但尾部的韓壽、衛玠、魏舒、裴秀四則本文缺失）卷九是以上計五三則。其次卷次不明者，有瑞祥第□、周武王以下九則，怪異第□，夏桀以下二九則，總計有一〇七則。

試引上列之中、美人篇的目次及本文如下，以見一斑，即：

美人第卅六

末嬉¹ 妲己² 褒姒³ 夏姬⁴ 西施⁵ 唐公妻⁶ 黃公女⁷ 李夫人⁸ 王昭君⁹
趙皇后¹⁰ 陰皇后¹¹ 馮貴人¹² 良冀妻¹³ 江充¹⁴ 何晏¹⁵ 潘岳¹⁶ 夏侯湛¹⁷
韓壽¹⁸ 衛玠¹⁹ 魏舒²⁰ 裴秀²¹

1至13是美婦人、14以下是美丈夫類。看看這排列，便知與瑠玉集美人篇的排列有深厚的關連。

瑠玉集卷第十四 美人篇第一

昔妹嬉¹滅夏、妲己²喪殷、褒姒³覆邦、夏姬⁴亂國、黃公⁷謙女、陰后¹¹惑夫、西施⁵絕倫、王昭⁹越眾、冀妻¹³齒齒、飛燕¹⁰纖腰、馮貴¹²應靈、李夫⁸見影、江充¹⁴獨麗、潘岳¹⁶雙珠、衛玠¹⁹璧人、太初玉樹、何晏¹⁵疑紛、韓壽¹⁸驚香、叔夜寶山、杜弘點漆。

瑠玉只少一則。彼此重複者，二〇則中多達十七則。其次比較其本文的性質。

(類 林)	(瑠 玉)
西施者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吳王，吳王夫差甚愛寵之。〔出〕吳越春秋	西施、周時越之美女也。越王句踐以獻吳王，吳王夫差甚愛幸之。西施曾在市、人欲見者、乃輸金錢一文、方始得見。出吳越春秋及史記。

類林引用自吳越春秋、瑠玉加以增補，自史記引用了西施在市場時，人們輸金錢來看她的記事。兩書都保有李夫人、王昭君、趙飛燕的記事，尤其在類林是連續出現的，這都是被源氏

物語引用的美人故事，是應予注意的。

在敦煌本類林的紙背，以不同筆跡寫有：

王宋无忌單方 九十處具題如後

又註有：

治小兒初生煮虎頭骨汁洗令子無驚怕無症不忌合

治小兒以初生月入學聰明益智惠令人尊貴大吉

治小兒聰明多智取七月七日蔗下土著臍中吉

末行爲：

治婦人少乳取母衣帶燒作灰三指撮和酒及水服之

「王宋無忌單方」在新舊唐志也不易發見，是否與參加編「本草」二十卷的長孫無忌有關連？在類書紙背有與煬帝撰「四海類聚單方」疑似有關的、咒術性養生方的摘記、是否在證明類書與庶民日常生活，有其深厚的關連？

三、類林的編者與成立、對我國的傳來

「類林」是把類似的故事，以人名爲主體，加以分類的類書，各別的記事是引用自經子史類之古老的，或者民俗的典籍，而在故事末尾註明其出典。中國撰述的書籍有諫林、語林、意林、喻林、學林、笑林、辨林這附有「×林」的書名隨處散見，類林應認爲是其中之一。類林在新唐志先後出現兩處，其一是在小說家類有「斐子野類林三卷」因現在已無存，故性質不明。其二是在類書家有「于立政類林十卷」。敦煌本（P 二六三五）即係後者，這依後述的「類林雜說」可以佐證。這于氏類林，據清咸豐年間劉承幹雜說的跋，除新唐志外，僅在崇文總目，中興書目列爲十卷，但早已散佚，也未著錄於四庫。

所謂于立政，究竟是何許人呢？舊唐書傳二十八有于志寧的傳，他曾兼修國史，並參與撰格式律令及五經義疏。有「其子立政、太僕少卿」之記載。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所引「金石萃編」卷五、六于志寧碑，有于立政的正確資料。父志寧，另撰有諫林三〇卷，而立政撰類林十卷，可謂是繼承了家學。在他七八歲時去世的志寧的碑建於乾封元年（666），而且據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謂其碑文爲立政所寫者。因此，假定立政是父志寧三〇歲時所生，那麼立政的後年，是否可以推定爲相當於約五〇年後之玄宗開元初年。在這前後的六六八

年，成立法苑珠林，七一八年成立金剛般若集驗記，可說是敘事性類書盛行的時期吧。如准許推測，我國山上憶良渡唐是702—704年間，正當立政的晚年、立政所撰通俗類書「類林」與甫經創作的「遊仙窟」同時為憶良這樣的人物帶來我國——這種推定似乎也全非不可能。與類林關係至深的瑠玉集真福寺本在我國書寫的天平十九年（747）相當於約三〇年後。

總之，類林之成立，似可認定為于林政於650—700年間所撰者。敦煌本（P 二六三五）的書寫年代，如依王重民之說，謂虎字，民字有缺筆，而基字沒有缺筆，因此，應是開天以前的唐寫本。所以本書當可說是成立後，未經較久之時所書寫者。

四、真福寺本瑠玉集與敦煌本類林之比照

如前所述，「瑠玉集」為中國撰述之類書，僅見於日本見在書目，雜傳家有「瑠玉十五卷」，在中國，除北宋崇文總目與南宋鄭樵的通志藝文略類書部載有「瑠玉集二十卷」外，早經散佚。真福寺藏有卷十二、十四兩殘卷。敦光注之三教指歸注與相傳為覺明注之和漢朗詠集注及三教指歸注均有引用本書佚文，因此、隱栖於信濃國更級郡之學僧覺明的帳中，或許存有完本瑠玉集也不一定。

真福寺本雖在澁江抽齋、森立之等的「經籍訪古志」有記載，但其記事有疑問，是否調查過原寫本，是有問題的。明治初期，由楊守敬覆刻於古佚叢書，大正十二年由山田博士發表其研究，接著由古典保存會影印，戰後，由西野貞治氏，因與斯坦因本的關係，而開始對本書的研究。

今存瑠玉集的內容如下：

卷十二 聰慧 壯力 鑒識 感應

卷十四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卷十二 4 篇、卷十四 8 篇，各篇首載有略頌，兼作目次，這是令人聯想到蒙求的體式。美人篇第卅六的略頌如前揭「昔妹嬉滅夏、姐已喪殷…」如此，每二則以對句構成，如著眼於這種故事的對句的對應，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或者可以說是所謂二事一類也不一定。

鑑於在略頌的開頭有「昔、妹嬉…」與「蒙求」同樣，這目錄似的四言句本身正適合於稱為瑠玉的本文，而下面的記事，也許具有補註的意義。據此，類林一如「末嬉 姐已…」僅將人名作機械的排列。對這篇首標題的略頌，西野氏說：「標題的句子是將與北堂書鈔及

初學記同類的分別編在各篇者」。誠然，「北堂書鈔」美丈夫第一有：「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 班伯甚麗 何晏絕美」、瑠玉有：「江充獨麗 潘岳雙珠 何晏疑粉 韓壽驚香」，在北堂書鈔及初學記雖多少具有略頌的要素，但都只不過是些片斷，反之，瑠玉經有組織的被整理統一，似乎具有重要的特色。

其次，略頌排列的方式也一如「西施絕倫 王昭越眾」，以對句排列，但類林似乎看不出有這種考慮。也許是瑠玉的編者置重點於略頌，而類林的編者則著重於故事的蒐集。由這一點，可以認定類林瑠玉的撰者是各異的。

現在，把類林與瑠玉集的篇名作一對比

類 林		瑠 玉 集	
卷 八	能書第卅二	卷 十 二	壯力篇第二
卷 九	善射第卅三	卷 十 四	美人篇第一
卷 九	壯勇第卅四	卷 十 四	祥瑞篇第七
卷 九	香聲歌傳第卅五	卷 十 四	佐異篇第八
卷 九	美人第卅六		
〔卷十〕	瑞祥第□		
〔卷十〕	佐異第□		

將壯勇與壯力篇的起筆加以對比，即類林為「共工 羿夏…」，而瑠玉則作「昔共工崩山折柱 殷紂索鐵舒鉤…」，為六言句略頌。類林是共工以下13則，瑠玉是共工以下12則，其中共工、殷紂、曲韋、石番、項藉、羿、五丁七則是兩者一致的。瑠玉是「曲韋持戟百斤 石番負沙千斛」，在內容方面對應的，類林都無視於這種對應。現在把開頭的共工記事比照一番。

(類 林)	(瑠 玉)
昔共工大健、與神農爭天下。共工怒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角、地缺東南角。今日月西行，水悉東南流。女媧鍊石、補天缺。出淮南子。	共工神農時諸侯也。而與神農爭定天下。共工大怒，以頭觸不周山。山崩、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隅、地缺東南角。又女媧鍊五石以補天缺也。出淮南子。

大體上是相似的，但下面幾點是不同的。1.類林有「昔…」這一物語傳承的發語形態殘存著，對此，琯玉在本文雖沒有，但是標題的略頌在開頭說「昔共工…」。兩者微妙的關係，於此或可以看出來。2.類林的「日月西行、水東南流」這因由說明之一條，琯玉沒有。3.琯玉的「以頭」「五石」等，在類林卻沒有。

如把石番之記載對比，類林作「石番、衛人也。能負砂一千六百斛。周時人」，對此，琯玉作「石番、周時衛人也。爲人甚壯、無有匹敵。能負沙一千六百斛。出張華博物志。余疑千當爲十。百當是剩。後人寫誤耳」類林不記出典，而小註「周時人」，琯玉卻明記「張華博物志」且認爲負千六百石砂，未免過於神怪而勘註其爲十六石之誤寫。

重複的故事中，就五丁力士觀察，則類林作：

秦始皇欲伐蜀。爲道嶮不通。始皇作五石牛、置於堦首、遺金於石牛。後詐云：石牛大便出金，以欺蜀。蜀王遂遣五丁力士、鑿山通道。牽石牛入蜀。始皇並獻蜀王美女五人。時有大蛇、從山腹而入穴。五女就觀之。五丁力士遂共往拔蛇，山崩、壓殺五女。因名其山曰五婦山。始皇遣兵隨石牛後，因伐滅蜀。出張雄蜀王記。

琯玉缺「後詐云」至「入蜀」及末三句，而註「出張雄蜀王本記」。本故事與藝文類聚卷七的蜀王本記所引及太平御覽卷一六六的十三州志，和蜀王本記所引都不同，但是類林的記事頗有趣。「蜀王本記」這部書今日已散佚，僅在章宗源的「隋志考證」卷六「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有「五丁迎秦女、山崩化爲石」之註而已。

其次，就美人篇比較兩者，即類林所有的故事，琯玉保有全部。唯有何晏的故事類林作「出語林」，琯玉卻記「出魏志」，文也有異同。

其次比較祥瑞、恠異，類林分別是9則及29則。其中與琯玉一致者分別有4則及10則。僅將一致的標目，從琯玉舉出：

〔祥瑞篇〕武王赤烏銜表¹ 秦獻金雨櫟陽² 武帝麟遊好時⁵ 楊震鮑垂講屋

祥瑞在九則之中有四則一致。而恠異在二九則之中有一〇則，而且集中於琯玉的略頌首部五個對偶，足以說明兩書之間有密切關連。其中就夏桀的記事觀察，類林作「夏桀將亡、河水竭、大號於市、或羣號投淵、以爲恠異。出本記」，琯玉作「夏桀、夏王也、姓姒名履。酷虐望荒、不治國政。將亡之時、河水暴竭、大號市中、或羣號投淵、以爲恠異。遂爲殷湯所

減。出夏本記」而史記卻無這種志怪的記事。總之，瑠玉是記述俗說，而類林似乎是節引瑠玉者。瑠玉集註有「出類林」者，雖有卷十二鑒識篇、劉向；感應篇、荀倫、鄒衍；卷十四肥人篇、滿舊；嗜酒篇、陳遵；別味篇、易牙；怪異篇、周幽等七則，但與敦煌本類林一致者，僅有周幽一則；又與後述的類林雜說一致者，有荀倫、鄒衍、滿舊、易牙、周幽王五則，與另行報告的列寧格勒本無名類書殘卷荀倫的故事一致。茲將瑠玉所載周幽王與類林作一比較。瑠玉作：

周幽、周王也，姓姬字宮涅。將亡之時，蜀岷山崩，擁江水，江水逆流數百里。李伯陽歎曰：昔伊洛竭而商亡，河竭而夏喪。今山崩而水逆流、亡國之徵也。後幽王果爲犬戎所殺。出類林

對此，類林並未一致。它作：

周幽王將亡時、蜀岷山崩擁江江水逆流二百里。李伯陽歎曰：伊洛竭而山崩水逆流，亡國之徵。幽王果爲犬戎所殺。出帝王世記

因此，不能認定瑠玉的本文是出自敦煌本類林的。總之，今天所見類林，不是原型本類林，似應認爲是一種略出本。

五、敦煌本瑠玉略出本（S二〇七二）與類林的比照

稱敦煌本略出瑠玉者，乃是斯坦因所將來的唐末書寫卷子本。是缺首部及尾部的殘卷，依部類篇名列記其數，即保有：

（不明） 2 則 音聲歌舞⁷ 工書⁵ 善射³ 機巧⁸ 方術⁹ 善相² 鑒識（無） 權智¹⁵
醫卜⁷ 占夢¹¹ 高士¹⁶ 勤學⁸ 志節¹³ 儒行³（□內是私下推定者）

計十五篇一〇九則。其記載形式，如下：

韓娥、不知何許人。東之齊，乏糧，乃雍門嚮飲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今善歌。博物志

人名只出一字作爲標目。其次記載故事，末尾書寫出典書名。

本類書原由向達考定爲「搜神記」。然而有在文中末尾出典記「出搜神記」者，因此非爲搜神記是自明的。這一殘卷，由入矢義高，西野貞治兩氏判認爲瑠玉集殘卷。西野氏說明其理由爲：1.故事的記載形式採「出××」，與眞福寺本瑠玉是共通的，與修文殿銜覽、北

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等，都採「…曰」首先寫出出典書名者不同。〔久雄按：敦煌本類林也是「出××」的形式，其他有很多敦煌本無名類書，孝子傳，搜神記等，有「出××」的形式〕篇名同樣是兩字〔久雄按：但是各篇首的標題略頌存在瑠玉，而本書既無略頌也無類林所見的標目。於是西野氏謂可能是一種略本。又謂有十篇以上而無卷次，也可能表示其為略本。然而，與其說是瑠玉，寧非類林的略出本？〕。2.第二的根據，舉出引用的書，大多為同一書。〔這似乎也表示著不但與瑠玉，與類林也是同一系統者，究以何者為是，很難推斷。〕3.以覺明註所引的瑠玉集佚文二則，與本書一致，所以認定本書即是瑠玉集，或其略出本。

茲就第三點，擬將二則本文分別加以比較，考察一番。

(三教指歸覺明注)	(S 2072)
(A)〔卷三〕飛鳶 瑠玉集云：公輸般、六國時魯人也。刻木作鳶、人入其中、飛往梁國也。	〔機巧〕魯人公輸般、性巧、刻木作鵝、人入其中、飛往梁國。出類林
(B)〔卷五〕安一 瑠玉集云：善卷，舜時人也。舜欲以位讓之、善卷曰：吾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足以肆力、秋收足以自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飲、耕田而食。遂不受位。乃棄妻子逃去也。	〔高士〕善卷、舜時人也。舜欲以位讓之。卷曰：吾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足以肆力、秋收足以自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穿而飲耕而食。遂不受位。乃弃妻子逃山、終不出。庄子

這佚文二則之中，(A)(B)兩者都有深厚的關連，但這不限於瑠玉，與類林或許也可說是一致的。但是(A)的S二〇七二如果是類林，即沒有在其末尾記「出類林」之理。總之1、2的根據雖無法判明S二〇七二是瑠玉略出或類林略出，但因3之(A)的存在，似乎不是類林略出，而可能是瑠玉略出，因此擬將S二〇二七二稱為瑠玉略出本。其次擬就與瑠玉略出本，瑠玉集，類林有深厚關連的「類林雜說」加以敘述。

六、「類林雜書」與類林系類書的比照

十卷本類林為于立政原撰，深淺適中，是很方便的類書，盛行於開天前後。據推定，瑠玉集的編者，也從此採用了許多材料，但後來僅著錄於新唐志及崇文總目等，不知何時，似

乎散佚了。其一部分殘卷埋沒在西陲石窟寺院密室很久，後來由伯希和帶往西方，今天終於顯現其面貌。

卻說，因中國金大定之頃，即我治承，壽永年間，類林也逐漸散佚，門類也混亂，完本已消失無踪，乃於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由平陽的王朋壽整理殘卷，作增廣本，添入事實，內題也增益為百門，改編為十五卷。據王朋壽自序謂：編纂的態度，不妄加褒貶之辭，按照出典，去繁就簡而刊行。這個金刊本後來也變成稀覯書，終於佚失，僅流傳謄寫較多的寫本，而被珍重。崇禎年間毛晉也看過。直至清咸豐一〇年（一八六〇）吳興劉承幹獲舊鈔本而刊行者，流傳於今天。題箋「類林雜說十五卷」內題為「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

類林雜說雖在篇首沒有標題，但每篇尾部附有讚文。例如壯勇篇第五十二作：

贊曰 壯勇天性 扶危敵兇 拔山扛鼎 暴虎屠龍 在德為下 於道非中
用之以禮 濟之以忠 庶幾其可 舍斯曷從 負此技者 圖維厥終

本文篇首缺佚，僅有梁鴻妻、許褚、張飛、張遼四則。然而因「拔山」之語，可以推察有共工，五丁力士；因「扛鼎」之語，而可以推察有秦武王、烏獲的故事；因「暴虎」以及朱亥的「屠龍」之語，而可以推察有五丁的故事。

與瑠玉略出比較，瑠玉略出的工書：倉頡、察伯喈、鍾繇、王羲之、張芝在類林雜說攻書篇第九；善射：養由基、甘蠅、李廣在善射篇第五十；儒行、顧初、劉寬、卓茂在儒行十一分別全部出現，證明兩書的關係之密切。其他瑠玉略出的機巧、方術、權智、醫卜、占夢、高士所收的故事也有不少是與類林雜說共通的。瑠玉略出的故事一〇九則之中有四〇則以上是共通的，瑠玉略出鑑識的王戎故事本文作：

王戎字敬沖、晉時瑯琊人。年七歲、與諸小兒戲於道側。或云：路旁有李樹，其子美甘、折枝。諸小兒競往、戎獨不去。人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側，若甘美、人已食盡，豈得折枝？果如其言。世說。

與金澤文庫舊藏尊經閣藏宋刊「世說新語」（影印）的卷中，雅量第六所收的故事比較，即沒有「或云」云云等一段話。這是瑠玉略出為使民眾容易了解而增添了或人所說：「道傍有李樹結子，如果不苦，當被折枝」的話，加以說明的態度，應可理解。類林雜說雖註出世說，但與上列的任何一種都不同，而把情節要約得很簡潔。

其次、瑠玉略出中，註「出類林」者有十二則。其中出於類林雜說者一〇則，把它相互

對照，便知類林雜說是傳承原型本類林的本文，而略爲簡化者。

琬玉略出的機巧有：「田夫、後漢人也、爲性巧能、刻木爲小麥。詣市糶之。糶者不識。歸磨乃知非麥。類林」。對此雜說卷五機巧篇第二十五作「田夫、刻木作小麥、糶者無疑。及磨乃知非麥。漢時人」，可知兩本文字之各異。琬玉略出、類林雜說的資料及出典書名具有貴重的資料價值。在琬玉集全卷已佚失的今天，這些資料在故事研究上，或在書誌上是值得注目的。

七、三教指歸覺明注所引琬玉集逸文與類林系類書

三教指歸注寬永板本是以嵯峨法輪寺金光院本與上醍醐寶幢院本爲底本者，內題之下注有「覺明記之」，裏面有琬玉集之引用十一處。

- | | |
|-------|------------------------------------|
| 1.覺明注 | 安一、琬玉集云：將閭者始皇庶子也… |
| 2.注二 | 麻子、琬玉集云：伯夷、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 |
| 3.注二 | 一百青鳧、琬玉集云：阮宣、字子常… |
| 4.注三 | 鍾張王歐、琬玉集云：鍾繇字元常…
琬玉集云：姓張名芝、字伯英… |
| 5.注三 | 孟母孝感、琬玉集云：孟母、六國時齊人… |
| 6.注三 | 扁華、琬玉集云：華他字亢他… |
| 7.注三 | 斷蠅飛鳶、琬玉集云：公輸般、六國時魯人也… |
| 8.注三 | 周王之壺、琬玉集云：呂望、字子牙… |
| 9.注五 | 周文、琬玉集云：周文先封於周… |
| 10.注五 | 善卷、安一、琬玉集云：善卷、舜時人也… |

其中與現存本琬玉一致者爲 2、3，與琬玉略出一致者爲 7、9、10。這些與下面要述的敦光注也有出現，因此覺明可能也有把它引用者，其次有引用類林者兩則。

- | | |
|------|---------------------------------|
| 1.注三 | 人非展季、誰莫伉儷，光一、類林曰：柳下惠字展禽、魯人… |
| 2.注四 | 王喬、類林云：王喬者河東人也…
光一、列仙傳云：王喬者… |

1.引用了敦光注正與靈友會所藏平安末期書寫三教指歸敦光注完全一致。2.未見於敦光注，

或許是覺明直接參照類林而引用者。

覺明注所引有種種問題。與安注、箋注、鈔注、裏書等舊注及與敦光注的關係，需要予以精查。虞舜、董永條所引孝子傳的文，保有與中國古孝子傳，或清家本，陽明文庫本的任何一種都不同的貴重的孝子傳佚文。覺明注及敦光注包含著罕見的書名及語林等俗書，或道教關係的書籍，可以想像注者將中國俗用類書加以縱橫驅使的情形。而且在「史記云：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云云」之故事，也有與司馬遷的史記對照，結果完全與之不同之勘注。藤原敦光也記瑠玉、類林置於座右，又知與大江匡衡同樣，解讀了化胡經及本際經之類，而加以利用著。對於考察平安後期的學問、思想上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八、敦煌本類林與瑠玉集等所存故事・引用佚書

上面已將類林與瑠玉集、瑠玉略出、類林雜說分別加以比較考察過。現在將敦煌本（P二六三五）類林所收故事的主體之人名與注在故事末尾之出典書名，依其記載順序列舉，與咸豐刊類林雜說，眞福寺本瑠玉集，及敦煌本（S二〇七二）瑠玉略出本所見的同一故事之人名及出典的對照，加以整理表示，藉供參考。

敦煌本「類林」 (Pelliot 2635)	咸豐刊「類林雜說」	眞福寺本「瑠玉集」	敦煌本「瑠玉略出」 (Stein 2072)
類林卷第八 能書第卅二 〔篇首缺〕（蒼頡・史 籀篇）	卷八 攻書篇第四十九		工書
1. 倉頡			
2. 史蘇			
3. 李斯	李斯		張芝
4. 張芝	張芝		
5. 杜度	杜度		
6. 崔寔	崔寔		
7. 梁鵠	梁鵠		
8. 蔡邕	蔡邕		蔡伯喈 〔搜〕神記
9. 韋誕	韋誕		
10. 師宜官	師宜官		
11. 鍾繇	鍾繇		鍾繇
12. 胡昭	胡昭		
13.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王獻之

14. 羊欣 15. 〔葛〕長〔民〕 16. 索靜	羊欣 諸葛長民		
類林卷第九 善射第卅三 1. 羿 淮南子 2. 甘蠅 3. 飛衛 列子 4. 養由基 淮南子 5. 婁煩 6. 李廣 7. 王濟 8. 魏舒 語林	卷九 善射篇第五十 羿 淮南子 甘蠅 飛衛 養叔 婁煩 李廣 王濟 魏舒 語林		善射 甘蠅 養由基 淮南子 李廣 前漢書
壯勇第卅四 1. 共工 淮南子 2. 羿夏 淮南子 3. 殷紂 太史公本記 4. 古冶子 5. 秦武王 〔孟賁、任鄙、烏獲〕 6. 石番 7. 五丁力士 揚雄蜀王記 8. 項籍 前漢書 9. 梁鴻妻孟光 後漢書 10. 許褚 魏志 11. 曲韋 魏志 12. 張飛 蜀志 13. 張遼	卷九 壯勇篇第五十二 〔篇首闕〕 梁鴻妻 許褚 魏志 張飛 魏志 張遼 魏書	卷十二 壯力篇第二 共工 淮南子 羿夏 淮南子 殷紂 太史公記 石番 張華博物志 五丁 揚雄蜀王本記 項籍 前漢書 典韋 魏志	
音聲歌舞第卅五 1. 師涓 太史公樂書 2. 雍門周 桓譚新論 3. 高漸離 燕丹子 4. 諸姬 典略、史記 5. 漢高祖 高祖本記 6. 項羽 項羽傳 7. 田橫 前漢書 8. 天馬歌	卷九 音聲歌舞第五十一 〔贊文闕〕		音聲歌舞

9.李延年 前漢書 10.長沙王 前漢〔書〕 11.司馬相如 前漢書 12.蔡邕 13.石崇 語林 14.王敬伯 續齊〔譜〕記 15.嵇康 高士傳 〔16.〕韓娥〔篇首目次二出〕			韓娥 博物志
美人第卅六 1.末嬙 太史公本紀 2.妲己 3.褒姒 帝王世說 4.夏姬 史記 5.西施 吳越春秋 6.齊唐公妻太史公世家 7.黃公女 尹文子 8.李夫人 前漢書 9.王昭君 前漢書 10.趙皇后 前漢書 11.陰皇后 後漢皇后傳 12.馮貴人 幽明傳 13.梁冀妻 梁冀傳 14.江充 前漢書 15.何晏 語林 16.潘岳 〔後半以下無本文〕 〔17.〕夏侯湛〔篇首目次二出〕 〔18.〕韓壽 〔19.〕衛玠 〔20.〕魏舒 〔21.〕裴秀	卷九 美婦人篇第五十三 末喜 太史公本紀 妲己 史記 褒姒 帝王世紀 夏姬 史記 西施 吳越春秋 黃公二女 尹文子 李夫人 前漢〔書〕 王昭君 漢書 趙飛燕 陰后 漢書後傳 馬貴人 梁冀妻 後漢梁冀傳 卷九 美丈夫篇第五十四 何晏 語林 潘岳 世說 夏侯湛 韓壽 世說 衛玠	卷十二 美人篇第一 妹嬙 太史公記 妲己 太史公記 褒姒 帝王世紀 夏姬 太史公記 西施 吳越春秋・史記 黃公〔二女〕 尹文子書 李夫 前漢書 王昭 前漢書 飛燕 前漢書 陰后 前漢書 馮貴 幽明錄 冀妻 梁冀傳 江充 前漢書 何晏 魏志 潘岳 晉書 韓壽 晉抄 衛玠 晉抄	
類林卷第□ 瑞祥第□ 〔篇首闕〕 1.〔周武王〕 帝王世記 2.秦獻公 太史太記 3.孫叔敖 史記	卷十 祥瑞篇第六十一 周武王 秦獻公 太史公史 孫叔敖	卷十四 祥瑞第七 武王 帝王世記 秦獻 太史公記	

4.漢高祖 高祖本記	高祖		武帝	前漢書
5.漢武帝 前漢書	漢武帝	前漢書		
6.漢昭帝 前漢書	漢昭帝			
7.後漢光武帝 後漢書				
8.楊震	楊震		楊震	後漢書
9.孫植	孫植			
怪異第□		卷十	卷十四	
1.夏桀 本記	夏桀	怪異篇第六十	怪異第八	
2.殷紂 本記	殷紂		夏桀 夏本記	
3.周幽王 帝王世記	周幽王		殷紂	類林
4.周靈王 國語	周靈王		周幽	國語
5.石勒 趙書	石勒		靈王	趙書
6.石虎 趙書	石虎		石勒	
7.秦始皇 秦本記	秦始皇		秦始	太史公記
8.漢惠帝 前漢書	漢惠帝			
9.漢文帝 前漢書	文帝			
10.漢景帝 前漢書			漢景	前漢書
11.漢梁王 前漢書	漢梁孝王	漢書	梁孝	前漢書
12.漢昭帝 前漢書	昭帝	漢書	昭帝	前漢書
13.漢成帝 前漢書	成帝	漢書		
14.漢哀帝 前漢〔書〕	漢哀帝			
15.漢平帝 前漢書	平帝			
16.後漢安帝 後漢書	漢安帝	後漢書		
17.後漢沖帝 後漢書	沖帝	後漢書		
18.漢書靈帝 後漢書	靈帝			
19.後漢獻帝 司馬□續後漢書				
20.公孫淵				
21.司馬冏 晉陽秋	晉惠帝		齊王	晉陽秋
22.晉恭帝 晉記	晉恭帝	晉書		
23.李勢	李勢			
	卷十			
	歌謠篇第六十二			
24.晉惠帝	晉惠帝			
25.符堅 秦記	符融	秦記		
26.秦始皇 太史公本記	秦始皇			
27.董卓 西京雜記	董卓	西京雜記		
28.吳太皇帝	吳孫權			
29.吳王孫皓 丹陽記				

依上表，對於伯希和號碼二六三五本類林的全貌，與其同一，或類似的類書之概況，當可了解。這些比較對照的故事之中，大多是同一事項，而文字稍異的程度者，或完全一致者，但問題也有：（一）標目之人名有異者（二）說話內容被添加增益者（三）出典書的表記有異者（四）甚至有說話完全不同，從而出典也有異者。

（一）的例是蔡邕在瑠玉略出作蔡伯喈、稽康作稽叔夜、羿夏變成羿鸞。尤其五丁力士及李夫人，在瑠玉變成五丁、王昭、李夫，這是瑠玉在略頌爲了配合對句的需要而省略者。

（二）的例是秦始皇的故事，在恠異篇前後兩度重出，但在類林雜說卻把它併爲一則，另加添了其他的故事。又能書中韋延的記事，在雜說變得較詳細。又西施的記事，在瑠玉裏更加添一條。（三）的例，美人的「末嬉 太史公本記」在瑠玉作「妹嬉 太史公記」，在雜說作「末喜 太史公本記」，如此標目，出典，分別異其表記。又史記，在他處常常作太史公記。（四）的例，善射、婁煩的記事，在雜說的文字完全不同，在瑠玉，正確地記爲樓煩，出典爲語林。養由基的故事，雖作出淮南子，但是高山寺本無名類書殘卷爲出史記、語林，彼此不同，而只是標目一致，而內容有異者也常有。

其次，關於在每則末尾明記出典書名一項，擬將類林與眞福寺本瑠玉集，加以對照。首先概觀類林各篇，如下表。

類 林 篇 目	所 含 故 事 則 數	注 明 出 典 者
能書卅二	16	0
善射卅三	8	4
壯勇卅四	13	9
音聲歌儔卅五	15	13
美人卅六	17	14
瑞祥□	9	7
恠異□	29	25
計	107	72

對此，瑠玉集的故事總數一六四則，明記故事的出典者有一六五則。

就這兩書，將其出典加以類別統計比照，即如下表。

	敦 煌 本 類 林 出 典	真稱寺本 玉集出典	〔備 考〕	
歷 史 類	史記	14	14	包含太史公記等
	前漢書	19	25	包含作漢書者
	後漢書	7	19	
	後漢抄	0	3	疑係後漢書鈔？
	秦書	0	1	
	秦記	1	0	
	魏書	0	1	
	魏志	2	8	
	吳書	0	1	
	晉書	0	6	包含王隱晉書
	晉抄	0	21	疑係晉書鈔？
	晉記	1	0	
	蜀志	1	0	
	趙書	2	1	
宋書	0	1	作王智深宋書	
雜 史 類	晉陽秋	1	1	
	帝王世紀	2	4	包含作帝王世紀、帝王世說者
	春秋後語	0	3	
	吳越春秋	1	1	
	典略	1	0	
	帝王世家	0	1	或至於史記者
	帝王記	0	1	疑係帝王記錄？
舊事家類	西京雜記	1	0	
雜 傳 類	烈士傳	0	1	未詳之書
	孝子傳	0	1	撰者未詳
	搜神記	0	1	
	幽明錄	1	1	
	續齊諧記	1	1	
	高士傳	1	0	疑係高士傳之誤寫
	蔡琰別傳	0	1	
	梁冀傳	0	1	
經 書 類	禮記	0	1	
	春秋	0	6	
	論語	0	1	
	論語疏	0	1	
	孔子家語	0	2	
	尚書中候	0	3	
	國語	1	1	

儒 家 類	新序	0	1	
	說苑	0	1	
	桓譚新論	1	1	
道 家 類	列子	1	0	
名 家 類	尹文子	1	1	包含尹文子書
法 家 類	韓子	0	1	
雜 家 類	淮南子	4	3	
小說家類	博物志	0	1	作張華博物志
	啖林	0	1	
	燕丹子	1	1	作燕太子傳
	語林	3	1	
	世說	0	3	
類 書 類	類林	0	7	于立政的類林
地 理 類	揚雄蜀王本紀	1	1	
	九州記	0	1	
	襄陽記	0	1	
	丹陽記	1	0	
〔不明〕	同賢記	0	3	未見於廿一志
	乘部抄	0	1	未見於廿一志
	古傳	0	1	
	史說	0	1	
	計	72	165	

對這些類林所引用的書籍，王重民曾說：

所徵引如司馬彪續漢書、晉陽秋、晉記、趙記、蜀王本紀、典略、新論、丹陽記、語林、帝王世說、續齊記、幽明傳之類、今並散佚。則此寥寥兩卷書、在今日尤為鴻寶矣。

又對於瑠玉集所引用的書籍，「經籍訪古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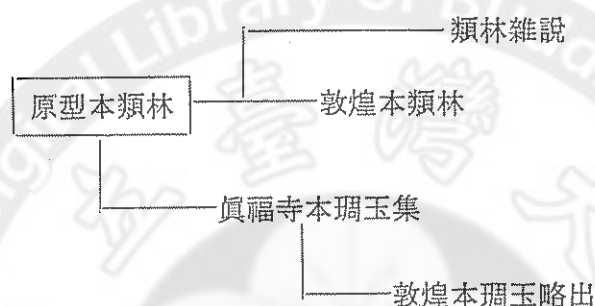
所引各書、如蔡琰別傳、語林、史說、晉抄、王智深宋書、帝王世記、近多不傳，亦得藉之存其概。雖斷簡殘篇、豈可不貴重哉。

又據山田博士說：王隱晉書類林、啖林、同賢記、帝王世家等，也由於瑠玉而為世人所知，而黃帝妻，以醜女聞名的嫫母，也因瑠玉，始知其出典為帝王世記。再者依上揭之表可能有

更多的佚書會被追加。

九、類林系類書諸本的系統

以上，對類林系類書諸本間的比照，雖尚未達到導出結論的階段，但為便於依今後的檢證而訂正，假定其系統如下：



總之，類書這東西，與文藝的創作，真的詩的展開，有若何關連，誠如聞一多所說，是大有問題的。例如藝文類聚這唐代類書與我上代文學的關連，從前雖已研究過，但除此大部的官撰類書外；小規模的通俗私撰類書，也因其保有記事的通俗性之故，似乎與日本文學的各方面有深厚的關連。這種東西，除一二例外，何來未被當做正式書籍處理，因時代、社會的變動而容易散佚，很難追求，但因從敦煌石室發現多枚無名類書殘卷，而闢開了研究之道。改藏於我真福寺的天平寫本琬玉集的殘卷也是那種唐代俗用的類書之一，其中的鄭泉嗜酒故事被推定可能為萬葉、旅人的讚酒歌的來源。這琬玉集著錄於日本見在書目，也被平安朝末期所出三教指歸的敦光注、覺明注引用，但是完本已散佚。這本書裏面，引用著「類林」。這類林，也是成為琬玉的底本之唐代民間私撰類書之一，著錄於我見在書目。也為三教指歸注所引用。但在中國、我國都早經散佚，杳無踪影。然而，伯希和本二六三五是有「類林卷第九」之標題的殘卷。已判明正是這十卷本類林的一部分。因此，特考察其撰者及成立年代。即為七世紀後半唐于立政所撰，保有：能書、善射、壯勇、音聲、歌舞、美人瑞祥、怪異等七篇。故事一〇七則。在各故事末尾注有出典書名。因本書而始知其存在的書名不少。又這些故事，多為我國文學界所熟悉。例如：一連串出於美人篇的李夫人、王昭君、趙飛燕的故事，被引用於源氏物語。與枕草子、和漢朗詠，今昔物語集，唐物語等的關連很深。又與這類林之性質極為相似的類林類書，如前述之琬玉集，及由入矢、西野兩氏推定為琬玉略

出本的斯坦因本二〇二七，還有因類林已散佚，而在彼地增補其殘卷，改編而成的類林雜說，爲我三教指歸的古注所引用的瑠玉逸文無類林分別比照，而嘗試闡明其殘卷類林及瑠玉的原貌。然而，因在我國及敦煌資料中，還有有關的資料。所以必需再被補訂。

〔追記〕我於今夏出差列寧格勒，在調查蘇聯科學研究院東洋學研究所所藏オルンブルグ發見敦煌資料與日本文學的關係當中，偶然獲得與克茲洛夫發見之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版本資料接觸的機會。該研究有クイチセーフ・コロコロフ・テレンチフカタンスキー等，不少優秀的西夏學者。其中以凱蘋格女史的研究最爲突出。她是列寧格勒大學言語學科畢業的新進修士所員。與前記學者共同，剛於去年刊行西夏語刊本「文海」的研究，與復刻的兩冊巨著。據說，在研究「掌中珠」「字雜」「類林」。我被出示西夏文字「類林」的相片時，爲之震驚不已。據女史說：全部十卷、分類爲五十項目，刊行於一一八二年。卷一、二缺。其他諸卷還殘存。其中卷六、七、八完存。卷四是知謀篇第十六，裁判篇第十七，良吏篇第十八。我將伯希和類林卷九之事告訴她，又說眞福寺本瑠玉集之事，並言及美人篇及嗜酒篇之事，而說此與萬葉集可以認定有關連。對此，她似乎因意外的一致，而感到無比的驚喜。

該女史如能把西夏語譯「類林」回譯漢文加以介紹，該是何等有意義之事。我不得不如此想。這不獨可以彌補中國私撰類書的缺逸，對中國世俗記事文學提供新的資料，連帶他對我國文學的研究，也將給與豐富的資料。於是虛幻的類書，將被再構成，呈現其接近全容的面貌。從而，僅存兩卷零本的瑠玉集，也將可以捕捉到推察其全貌的線索。對萬葉集，三教指歸等，我國古代的日本漢文學作品及說話文學作品的研究，也將提供不少資料。但願蘇聯科學研究院當局，與凱蘋格女史，莫把這貴重的資料，一任其保持著已成死語的西夏文原貌，被封藏於コーランセ之遙遠的西方列寧格勒，而能把它漢譯，廣爲提供學界，俾益於中日東亞的民眾俗文學及比較文學的研究。

〔一九七〇年校正追記〕